

如今再闻槐花香,那甜里竟藏着岁月的暖。原来故乡从未走远,它在每一朵落花儿里,在每一口烟火气里,等着游子轻轻拾起。

槐花深处是故乡

□ 尚宗汉

清晨推窗,忽有甜香撞进鼻尖——楼下的洋槐树又开花了。那白花簇在枝头,晨光里泛着微光,像撒了把碎银在绿叶间。我忽然想起汪曾祺写玉渊潭的槐花“像下了一场大雪”,倒不如我老家的槐树热闹,一开花就把村子染成了白晃晃的世界。

故乡的五月,房前屋后、沟边河畔,全是洋槐树的影子。暮春一场雨过后,花瓣落得满地皆是,赤脚踩上去,软乎乎的像踩在云里。父亲总在这时取出铁镢,往木杆上一绑,冲我晃一晃:“走,摘槐花去。”

沟边的槐树长得泼实,青枝绿叶间,一嘟噜一嘟噜的白花压弯枝头,风过时簌簌轻响。未开的花蕾如银珠镶嵌在金绿壳中,轻轻摇晃;已开的花瓣似玉蝶展翅,欲乘风飞去。父亲仰头望树,踮脚勾住枝丫,我趁机揪下一串花,塞进嘴里——清甜里带着股露水的凉,比镇上卖的冰糖葫芦还爽口。

说起槐花的吃法,最难忘的还是蒸菜疙瘩。父亲把摘来的花洗净泡在水里,半晌捞出拌上面粉,揉成松散的疙瘩。蒸笼掀开时,热气裹着槐花香漫出来,满屋子都是甜丝丝的雾气。父亲总爱调一碗红油辣子,滴几滴香醋,拌着菜疙瘩吃,辣得我直吸气,却舍不得停筷子。后来在城里遇着同

乡,她教我做槐花炒鸡蛋:槐花焯过水,和蛋液一起炒,临了撒把韭菜,黄绿白相间,端上桌时香得人想喝两盅老酒。

槐花盛开的时节,槐树林是我们的乐园。折根柳枝编草帽,捡块瓦片当手枪,呼朋引伴钻进林子。男娃们脱了布鞋往树下一甩,像小猴子似的往上爬,骑在树杈上大把大把往嘴里塞花,吃得嘴角沾满花粉,像长了白胡子。女娃们不敢爬树,就蹲在地上捡完整的花瓣,装在玻璃瓶里攒着,说是要给布娃娃做枕头。玩累了就躺在花堆里,看天蓝蓝的,云白白的,听蜜蜂在花间嗡嗡飞,不知不觉就睡着了。

“一树槐花香十里,宛如白雪树间藏。”小时候不懂什么叫“救命粮”,只知道槐花甜、槐花香,是解馋的宝贝。后来听父亲说,以前闹饥荒,这花可救了不少人的命。如今日子好了,再吃槐花,尝的是旧事里的烟火味。去年母亲来城里住,特意带了袋晒干的槐花,说泡茶喝能败火。她站在厨房择花,白发垂在蓝布围裙上,像落了几朵小槐花。



前些天路过公园,见几个孩子在槐树下追着落花跑,忽然就想起自己的童年。那时总嫌故乡小,总盼着去外面的世界看看,如今真离开了,却常常在梦里回到那片槐树林。风过时,花瓣落在青石板上,父亲的铁镢还靠在墙上,母亲的蒸笼还冒着热气,而我们这些孩子,永远在树下仰着头,等着吃那口清甜的槐花。

蓬勃的绿意

□ 张红梅

新叶在枝头肆意地舒展羽翼褪去了初萌时的青涩与稚气青草在原野上编织着绿毯的绮丽每根草尖都闪烁着生命的光熠它们向着天空奋力地生长挺立,似要把春的余晖,都紧紧攥在手里藤蔓沿着墙壁攀爬缠绕着时光那蓬勃的绿意是夏的先锋兵,宣告着季节更迭的号角已响起

浅夏的风裹着阳光的湿度,漫过原野时,顺手掀开了麦田的金色帷幔。层层叠叠的麦浪里,灌浆的麦穗压弯了腰,在南风里窸窣私语。远处的山峦早已褪去春寒的青涩,深浅不一的绿泼墨般洇开——针叶林的墨绿沉稳,阔叶林的翠绿活泼,藤蔓攀着山石疯长,连缝隙里的苔癣都泛着油亮的生机。



如今,城镇化的车轮匆匆向前,城市的高楼替代了几时的山峦,忙碌的生活让我们无暇他顾。但每到五月末,那酸甜的味道总会在记忆中苏醒,带着我去重拾那份童年旧时光。

范甜心 入童境

□ 杨太国

在口里化开,唇齿喷甜又带着那种迷人的微酸。

那时候,大人们在水田里弯腰插秧,我们这些孩子就顺着田埂和山涧找它们,以至被草丛里的蚊虫叮咬皮肤,树枝划伤手臂,也全然不顾。眼睛只盯着那一颗颗饱满的范果,兴奋与急切在心底疯长。

玩累了,就找一处阴凉地儿,席地而坐。小伙伴们相互炫耀着自己的“战果”,看着彼此沾满果汁的嘴角和黑乎乎的小手,咯咯咯地笑个不停。笑声在山谷间回荡,和着微风,与周围的鸟鸣、虫吟交织成一曲独属于童年的乐章。有时,我们还会用黄范、黑范串成手链、项链,扮作童话里的公

初夏的风,掠过滇南的山峦,将漫山遍野染成深浅不一的绿。在这浓郁的绿意间,野生的黄范与黑范,宛如大自然的甜蜜暗号,用酸甜交织的滋味,悄然唤醒我记忆深处的童年时光。

黄范,我们也叫它“黄桑葚”的。它总爱躲在带刺的藤蔓里,只露出圆鼓鼓的脸蛋。它枝条上的尖刺是它自卫的矛,也因此而感觉它脾气有点野。可当你小心翼翼剥开它的“防御”,指尖刚碰到那层软嫩的范果,它就“扑哧”笑开了。当它酸甜的汁水溅在舌尖上时,连风里都飘着它调皮的酸甜味。

黑范,我们也叫它“栽秧范”的,是插秧时节成熟的范果。它不像黄范那样爱张扬,它总是安静地躲在潮湿的溪边、背阴的灌木丛里,甚至悬崖峭壁处。你若不仔细寻,很难发现它——可一旦遇见了,它饱满的果粒挤成小球,就像撒了一层细碎的紫晶。望梅可止渴、秀色可餐,望黑范另有一番滋味舌尖。当你轻轻捏住它,它便乖乖地滚落手心,放在嘴里咬破时“噗”的一声,浓甜的浆汁裹着微酸

灶上,蒸着一锅馒头。厨房里很快弥漫着一股好闻的,令人妥帖安适的麦香。好闻的香味有令人喜悦、安托身心的力量,对于吃面食长大的人来说,麦香更是一种无法言喻的亲切和神奇。

金色麦田

□ 耿艳菊

两场好雨下来,一棵棵麦子精神抖擞,麦粒饱满。这是一段美好悠闲的时光。天好,风好,心情也美。这时节的麦穗碧青,细细的麦芒也碧青,饱满的麦粒也碧青。掐两枝麦穗放掌心揉搓,不一会儿,掌心里就跳动着撮清香浓郁的麦粒了,再呼呼两口吹去麦芒麦壳,转眼掌心就变成了粒粒小碧玉。大人捏两粒搁嘴里细细品尝,剩下的都倒在旁边的小手里,一旁的孩子眼巴巴等着呢。彼时的麦粒汁液丰盈,清甜甜甜,十分美味。

仿佛是一转眼的事儿,碧青的田野就换了衣裳,这回是隆重华丽的金黄。“可以收麦了。”家里的长辈根据多年的经验一声令下,全家老小齐上阵,割麦的割麦,送饭的送饭,送水的送水,每个人都有任务。收麦的时候,家家户户都会在田间吃饭,空气里弥漫着麦香和饭香,人们吃得格外香甜。

麦子割下来,还要打场,用石碾一圈一圈在麦场里转着,把麦粒撵下来。这是祖辈们那一代的方法。我年少的时候,到处都是打麦机了。割下来的麦子垛在一起,打麦机就一家一家地打麦,很是方便了。后来又有了更高级的机器,麦子也不用割了,放麦子的雨布撑开,人就站在旁边看着就行。很快,一块地的小麦就变成了一堆麦子,省时又省力。

响亮的好天,麦子摊开,越薄越好,晾晒几个响晴天,等每一粒麦子都把阳光结实实地收藏好,嚼起来清脆劲道,唇齿间麦香弥漫,余味悠悠,就可以把麦子拉回家倒入早已准备好的麦仓里妥善保存好。

麦收期间,整个村庄和田野上方都笼罩着人们的隆重和紧张,一家老小等到麦子归仓,安安静静,笑盈盈地待在仓房里,气氛一下子就明媚轻松了。这一年的饭食有着落了,人们的心里也落了底气。

压水井旁,父亲拎来一竹篮又一竹篮新麦子,祖母和母亲坐在大盆旁用筛篱淘新麦,他们脸上的笑容就像院里的石榴花一样明亮照人。

淘好晾干的新麦拉到打面坊磨成面粉,祖母和母亲那一段时间总会给我们做好吃的,蒸新麦馒头,烙葱油饼,包饺子,炸糖糕,炸菜角。

“吃饭啦!”圆木桌搁在院子里的葡萄架下,一碗碗西红柿鸡蛋捞面条摆上桌,西红柿的红,鸡蛋的金黄,上面还点缀着翠绿的一撮荆芥叶,格外明丽好看。这是城里教书的叔叔特意赶回来要吃的一餐饭,他说新麦子擀出来了面条筋道,是世间美味,新麦香是世间最好闻的香味。

叔叔和父亲坐在葡萄架下边吃边闲谈田里收成的场景,有几分“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的诗意。

我和叔叔一样在麦香里长大,又在麦香里走远,走出了村庄,走出了金色麦田,但麦香却时刻跟着我们,成为生命里的基调和支撑。麦香是一种怎样的香呢?它蕴含着泥土的朴实,田野的辽阔,农人的勤劳,阳光的温暖,是希望,是踏实,是安宁,是世间的岁月静好。



那一份清新、淡雅的栀子香,藏着母亲的爱,久久萦绕在我的心上,伴我度过漫长的夏日时光……

栀子清香夏时光

□ 袁秋茜

江南进入了梅雨季,一连下了好几天的雨。我撑着伞走在雨里,尽管很小心,可依旧被雨打湿了裤脚和鞋面。到办公室门口时,我一脸埋怨地甩着身上的雨水。却不承想,走进后闻到一股清香,那香气晕染在潮湿的空气里,一下子拂去我心中的郁闷……

工位前,一朵绽放的栀子花静静地躺在桌面上。“哇!栀子花!”我喜笑颜开,拿起栀子花细细地嗅闻,它的芬芳沁人心脾,让恼人的雨天有了诗意。

明代诗人沈周写的《栀子花诗》中的那句诗:“雪魄冰花凉气清,曲阑深处艳精神。”栀子气清,如同雪魄冰花,是夏日里的一阵清凉,也让人神清气爽。记忆顺着栀子花的芳香,飘到了家中的庭院,停留在母亲的发髻上。

母亲喜爱栀子花,特意向别人求了一枝,扦插在肥沃的秧田里,待生根后移到院中。后来,那一枝长成了一棵,每到芒种之时,青翠的叶子中间便会藏着好多含苞的栀子,像一只只白色的蝴蝶,等待着翩翩起舞。还是花骨朵的栀子,已经有了淡淡的清香,母亲会摘下几朵,将它们养在白瓷碗里,日日水养到全然开放。

俗话说:“栀花入室,暂别陋室。”有栀子的那些天,屋子里处处都是香的。花香随着人的走动,在空气里游走,年幼的我在屋子里奔跑,好似徜徉在一片花海中。“丫头,快过来,给你辫子上绑上两朵栀子花,你走到哪里,哪里就会有花香……”母亲温柔地唤我过去,挑了两朵盛开的栀子花,用皮筋扎在我的麻花辫上。我闻着花香,蹦蹦跳跳地出门找小伙伴玩耍,玩一整天,花香伴我一整天。

母亲也会在自己的发髻上插上一朵栀子花。她照着镜子,美美地插上去,欢喜地看着镜中的自己。那时的母亲,一头乌黑的头发,眉眼里都透着活力。她扛着锄头去田间劳作,一路上笑盈盈地和村中的人说话,谈话间充盈着栀子的香,让乡野也有了清雅

